

# 粤英双语儿童早期的语法发展\*

叶彩燕 香港中文大学

**提要** 本文针对粤语和英语这一对语言组合,探讨双语儿童语言发展的若干主要问题。我们主要讨论儿童习得双语和儿童习得第二语言的一些问题,包括每类习得环境下语言知识的认识状态(epistemological status)、语言区别实例和儿童语法发展中的跨语言互动。许多近期研究推翻了单一系统假说(Unitary System Hypothesis),即双语儿童习得初期心智中只存在一个系统(Volterra and Taeschner 1978),而非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Genesee *et al.* 1995; Meisel 2001)。尽管双语习得者心智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我们的实例研究表明两个系统间有充分机会相互影响。

**关键词** 双语儿童 语法发展

## 1. 引言

纵向数据库“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的建立使我们能系统地调查同时接触粤语和英语的双语儿童1至3岁期间的语言发展。Yip和Matthews(2000)证实粤语为优势语言的儿童的粤语在某些方面对英语的影响,包括零宾语,如例(1):

- (1) You get, I eat ... (father takes chocolates off shelf) (2;02;03)  
“你拿,我吃……”(父亲从架子上取下巧克力)

例(1)中的(2;02;03)表示2岁2个月3天(下同)。我们来分析例(1)所示的句法结构和语言转移引发的可学性问题(Yip 1995):与单语儿童相比,为何零宾语在双语儿童的英语中出现频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语言输入歧义理论(Müller 1998)提出一种机制,用来解释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如何在双语发展的早期阶段相互影响。

儿童如何在早期同时习得两种语言?很多儿童都在使用一种语言以上的家庭中成长。因为父母各自说不同的母语,这些儿童从出生起就接触两种语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来自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考察了在这些双语家庭中出生和成长的儿童的语言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香港,他们在1至3岁期间同时发展了粤语和英语的语言能力。

本文针对粤语和英语这一对语言组合,探讨早期双语发展的若干主要问题和研究发现。讨论问题如下:

---

\* 作者感谢中国第九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的主办单位邀请宣读并发表此主题论文。特此感谢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本研究承蒙香港研究基金委员会(HKU336/94H, CUHK4002/97H, CUHK4014/02H)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慷慨资助(01/02, 03/04)。本文作者感谢参与双语发展研究项目的各方人士:儿童、儿童的父母、研究人员及科研助理。尤其感谢Huang Yue-Yuan(黄月圆)、Gu Yang(顾阳)、Peng Ling-Ling(彭玲玲)、Bella Leung(梁颖碧)、Simon Huang Pai-Yuan(黄柏源)、Chen Ee San(陈玉珊)、Michelle Li(李健灵)和Uta Lam(林锦华)。感谢蔡静对翻译本文提供的帮助,也要特别感谢我先生兼研究合作者Stephen Matthews(马诗帆)的支持与启发。

(1) 儿童双语习得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知识的认识状态。

(2) 语言区分实例和双语儿童语法发展中的跨语言互动。

(3) 双语儿童习得英语过程中零宾语的出现和粤语向英语转移引发的可学性问题：与单语儿童相比，为何零宾语在双语儿童的英语中出现频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

### 1.1 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

纵向数据库“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的建立使我们能系统地研究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我们可通过互联网网站“儿童语言资料交换系统”(CHILDES <http://childs.psy.cmu.edu>) 下载“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目前已公布的语料包括 5 名儿童的资料，共 271 个档案，英语和粤语约各半。这个语料库的特色是加入了声音及影像档案，示范的文字文件能与声音及影像文件同步播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语料，更可通过视听多媒体来研究语料。

其中两名儿童 1 岁半至 3 岁半期间的纵向语料记录是本文研究发现的主要实例基础。此外，作为这两名儿童的家长，我和 Matthews 还保留了观察他们语言发展的日记。我们不但收集了数不尽的轶闻趣事，而且累积了丰富的资料，为下述有关双语发展的一系列命题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Yip 将刊, Yip and Matthews 将刊)：

(1) 我们的研究发现为句法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明双语儿童心智中的两种语言系统间存在着高度的互动性。

(2) 有一些决定转移方向的原则和解释转移发生的机制：这些包括语言优势和输入歧义。本文将讨论输入歧义和它在转移中的作用。

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记录儿童 1 至 3 岁期间粤英双语的发展过程。正如考察多种语言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语言可能性的观点一样，考察不同语言组合的双语习得现象也能改变我们对语言发展可能性的看法。

21 世纪使用英语和粤语、普通话或其他汉语方言的双语家庭越来越多，研究粤语和英语语言组合的实用意义也日益增强。说这两种语言的双语儿童是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群体，他们和本文的研究对象有相似的双语经历。概言之，粤语和英语双语发展研究是广义双语发展的一个具体实例：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广至双语发展的其他事例。

### 1.2 双语本能

童年习得两种语言对一般人和专家而言都同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美国结构主义学者 Leonard Bloomfield 说：“人类思维发展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是语言习得。”儿童语言习得既然是一个奇迹，更何况是同时习得两种语言，可说是双倍奇迹。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几年内已能流利使用两种语言，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如何取得此项成就的。儿童语言习得一直被认为像学步或辨别人脸一样是自然的、毫不费力的，但实际上涉及复杂的认知过程和机制。Pinker (1994) 称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为“语言本能”：语言的习得不是通过任何人教授而来的，甚至不是儿童努力学习的结果。语言习得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人类天赋的语言习得能力。鉴于本

---

至本文撰写之时，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是 CHILDES 的最大双语语料库。该项目的网址为 <http://www.cuhk.edu.hk/ils/home/bilingual.htm>

文的讨论背景是双语发展，我们这里称之为“双语本能”，即儿童在同时习得两种语言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的语言本能。作为对他们身处的语言环境中双语输入的反应，儿童同时习得两种语言是与生俱来、十分自然的事情。比较多语言及单一语言环境，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下习得语言，对儿童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首先，每种语言的输入量必然会减少约一半（假设一名理想化双语儿童的两种语言输入量都是平衡的）。Paradis 和 Genesee (1996:9) 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我们作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那就是双语儿童的语言输入空间是分成两半的。在等同的时间内，双语儿童要习得两种语言，单语儿童只须习得一种语言，因此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接触每种语言的时间自然减少。”由此可见，双语输入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语言接触的频率。如果认为只接触一种语言的单语儿童有语言输入不充足 (degenerate) 的情况的话，那么这种不充足就双语儿童而言就更严重了。Paradis 和 Genesee 以这种输入贫乏论点来支持普遍语法的触发习得理论，进而推翻了双语儿童的归纳习得理论：“如果双语儿童显示出与单语儿童同样的句法发展速度，就能证明语言的发展过程是通过选择或触发，而不是学习而来的” (Paradis and Genesee 1996:9)。

虽然语言本能在单语和双语习得中同样起作用，本文将证明儿童心智中同时建立两个语法系统的过程本质上异于仅建立一个系统的过程。双语儿童倾向于采取与单语儿童不同的途径来达到目标。当双语输入无法趋向平衡时，在特定年龄内，其中一种语言会发展得比较快或使用者会表现出更复杂和程度比较高的语言能力，该语言名为“优势语言”。大量研究显示，优势语言因素向次优势语言进行渗透 (Döpke 1997; Cawlitzeck-Maiwald and Tracy 1996; Hulk and van der Linden 1996)。通过计算每种语言在不同阶段的平均话段长度 (MLU)，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测量语言的优势程度：一般而言，优势语言的平均话段值大于次优势语言。儿童的语言选择倾向也暗示了语言的优势程度 (Saunders 1988)。每一种语言的输入量在决定语言优势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Döpke 1992)。Yip 和 Matthews (2000) 曾撰文讨论粤语和英语双语发展中的语言优势问题。

### 1.3 双语发展研究的历史沿革

在研究子女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这个传统起源于 Ronjat (1913) 和 Leopold (1939 - 49) 的著名研究。Ronjat (1913) 首创 Grammont 原则，即对双语儿童采取一位家长说一种语言的方法。他在 20 世纪初对其子 Louis 的法德双语发展进行了追踪式的研究 (Hoffmann 1991:50 - 53)。

Werner Leopold 是一位集父亲和发展心理学家于一身的德国教授，他记录了自己女儿 Hildegard 和 Karla 德英双语的习得过程，于 1939 至 1949 年间分四卷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一个双语儿童的言语发展：一个语言学家的记录》。书中有 800 多页详尽描述了儿童早期双语发展的过程。在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Leopold 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女儿的语言资料，并就具体的语言特征做了广泛的评论。在对儿童早期双语发展的语言学研究中，Leopold 描述儿

---

Grammont 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告诉 Ronjat 从婴儿时期起区分两种语言有助于儿童学习两种语言，且不将它们混淆 (Lanza 1997)。

童同时习得两种语言的详尽程度至今尚无人匹敌。作为双语研究和儿童语言发展的奠基人，Leopold 今天仍享有重望，他认为研究儿童语言可揭示许多语言和语言变化的普遍规律：“由每个语法模式及每种语言发展过程的诞生、成长至成形，都压缩在时间比较短的儿童语言习得过程内，因此观察也比较容易。”研究双语习得尤其能使我们了解两种语言系统如何在儿童心智中相互作用。

## 2. 双语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状态

双语习得领域内的大量问题涉及儿童双语的相关类别和次分类。双语发展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Child SLA)的关系及两者的区别经常是学术讨论的焦点。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习得者是在什么状态下认识和掌握不同的语言知识呢？Schwartz (1986) 提出了这一个基本问题，它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研究有重要影响。同样，我们也强调双语习得的认知状态的重要性，因为双语习得理论是基于发展中的语言知识的本质及地位的假设。

就知识的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而言，什么是儿童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第一”和“第二”语言？Thomason (2001:15) 曾提出疑问，儿童是否像学第一语言那样学习第二语言？Schwartz (1986) 认为根据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第二语言应具有与第一语言同等的地位，即建立在一个特定的天赋语言学习能力上的组模系统。虽然 Schwartz 的理论适用于任何年龄的习得者，但针对儿童第二语言习得，它的依据更充分。因为儿童发展第二语言知识时，为了继续完成进行中的第一语言习得，语言本能仍然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儿童习得双语的零假设是：支持习得一种第一语言的语言本能，同样支持两种第一语言的知识，我们称之为“双语本能”。

在双语习得领域中，人们常常谈到 McLaughlin (1978) 提出的同时(simultaneous)习得和相继(successive)习得的差别。他有点任意地将3岁界定为一个分水岭，认为3岁前经常接触两种语言的儿童属同时习得，而3岁后才接触第二语言的儿童属相继习得或儿童第二语言习得，后者的定义是“已掌握第一语言，而又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内习得第二语言”(Foster-Cohen 1999:7-8)。即使在同时习得双语的范畴内，当儿童3岁前同时接触两种语言时，仍有其他的区别，例如在出生后即开始接触相关语言或稍晚才开始的差别。这种区别可能对习得过程或发展中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初次接触语言的年龄、语言输入的不平衡性、习得中断或语言输入暂时终止等变项的影响也尚需系统地研究。例如，如果对双语的接触直到出生后2至6个月才开始，那么对两种语言的习得是否可称为双语第一语言习得(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De Houwer (1995:223) 认为，“双语第一语言习得指出生后第1个月内就接触两种语言。”根据这个定义，如果初次接触其中一种语言的时间晚于出生后第1个月，就应被认做“双语第二语言习得”。但是凭此判断这名儿童在学习第二语言未免为时尚早，因为他仍在继续习得第一语言。两种语言间产生双向作用也十分可能，而当第一语言被掌握后(如成人第二语言习得)，影响通常是压倒性地单向的，从第一语言指向第二语言。Deuchar 和 Quay(2000) 用“双语习得”来特指出生后第1年中接触两种语言的习得现象。该定义比 De Houwer 的定义更宽泛，后者使用了更特定的术语“双语第一语言习得”。这两种定义都使本文的研究对象成为双语习得和双语第一语言习得的典型范例。

虽然双语发展和第二语言习得可能或可以预期会拥有同样的特点和结果，成人学习者和双语儿童却面临迥然相异的逻辑或实际问题。部分原因是成人已完全掌握了其中一种语言（他们的母语）。但是，汉语和英语语法系统的相互作用仍在两类学习者中引发了相似的现象。例如双语儿童的英语和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英中介语均出现了“假被动式”结构（Yip 1995）：

儿童双语数据：

- (2) Schoolbag put here, put at the door. (Timmy 2;07;13)
- (3) Shoes put in a shoes place. And bag put in a bag place (Sophie 5;01;25)

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资料(母语为中文的中级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

- (4) New cars must keep inside.
- (5) Erhu [Chinese violin] can play like this. (Yip 1995: 97)

每例中的非目标项明显都是由汉语转移而来，如例(6)是例(1)的粤语对应：

- (6) 书包摆喺呢度，摆喺门口度。

[<sub>TOPIC</sub> syu-baau ]<sub>i</sub> [ö] baai [t<sub>i</sub>] hai nidou, baai [t<sub>i</sub>] hai munhau dou  
book-bag put at here put at doorway there  
(Let's) put the school bag here, put it by the door.

这里宾语“书包”(schoolbag)成为句子的话题，但仍被理解为动词“摆”(put)的宾语(由[t]表示)，而主语则是空的[ö]。

由此可见，转移的结果在儿童和成人学习者中有类似或完全一致的情形。虽然双语儿童发展中出现的转移常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转移类似，但这尚不足使我们在认识状态上将本文的实例研究归结到第二语言习得的范畴内。尤其当转移发生时，“第一”语言还未被完全掌握，仍在发展之中。因此，双语儿童心智中同时发展的两种语言的认识状态也必然不同于相继习得的两种语言的认识状态。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相似的转移在两类学习者的发展中都出现，就简单设想它们属于同类现象。然而这一争议也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 (1) 在何种程度上双语儿童优势语言和次优势语言间的区别与儿童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第一和第二语言间的区别有类似性？
- (2) 两个同时发展的语言间须间隔多长(就初次接触语言的年龄而言)才足以将它们划分为第一和第二语言？

上述问题需要在双语习得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 3. 语言区分和双语习得中的跨语言互动

我们现在转向语言区分和双语习得中的跨语言互动问题。我们将从最近的研究中摘取一些有趣的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双语儿童心智中两个语言系统间的早期区分。

#### 3.1 两个还是一个语言系统？

双语第一语言习得领域中的很多研究长期以来都集中在双语儿童初始是否只有单一的语言系统(Volterra and Taeschner 1978)。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推动启发了这一领域内

的大量研究。语法区别问题意义重大，又趣味横生，因为正确解释人类是否及如何具备双语认知能力将丰富我们对人类语言能力的理解。迄今为止，研究证据的总体发现说明双语儿童很早就能将语言输入分成两个独立的系统 (Genesee 1989; Genesee, Nicoladis and Paradis 1995; De Hower 1990; Meisel 2001)。目前更有趣的问题是感知 (perception) 和语言产生 (production) 方面的区别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早期语言区分的证据列举如下：

- (1) 实验证据显示 4 至 5 个月大的双语儿童已有感知能力来区分两个节奏相近的语言 (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 Catalan) (Bosch and Sebastián-Gallés 2001)。像单语儿童一样，双语儿童很早就能清楚地分辨两种语言的语音差异，并没有延迟。
- (2) 就语言产生而言，有证据显示双语婴儿在会说单字之前，在呀呀学语 (babbling) 的阶段就发展了不同的系统 (Poulin-Dubois and Goodz 2001)。13 名法语 - 英语婴儿在 9.82 至 13.95 个月期间用优势语言呀呀学语，例如母亲是法国人的双语婴儿用近似法语的语言呀呀学语。
- (3) 语言区分的另一主要证据来自各类双语儿童语法发展中的词序和形态句法。他们习得的不同语言反映出特定语言本身特殊的结构特点和语法运用限制，例如法语 - 德语双语儿童早期习得中出现的语言特有的句法语类中心词的位置 (VP 和 IP)、定式结构 (finiteness) 和动词提升 (Meisel 2001)。
- (4) 语音系统区分的证据还来自我们的女儿 Alicia。从约 1 岁起，她的英语发音就单成一系，有别于粤语的发音系统。粤语和英语发音系统的一个显著差别是粤语的尾塞音一律不除阻 (unreleased)，而英语中尾塞音则通常除阻 (Matthews and Yip 1994; Bauer and Benedict 1997)。比较：

(7)	粤语	英语
sap1	湿 [sep̚]	lap [læp]
sat1	失 [sət̚]	sat [sæt]
sak1	塞 [sək̚]	sak [sæk]

在 Alicia 只能讲单个词语阶段的早期，她就能区分这两种塞音。实际上，她在发以清塞音或浊塞音结尾的英语单词时，如 rabbit (兔子)、bird (鸟)，常使劲爆破气流，让我们觉得是塞音除阻过度，而当她发粤语中的闭音节 (checked syllables) 时则完全像成人一样恰当地抑制送气。这证明她有两个不同的语音系统，尾塞音除阻过度正是她主动地区分这两个发音系统的结果。

当双语儿童习得两个差异明显的系统时，这两个语言系统间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跨语言影响和互动？Yip 和 Matthews 的一篇论文 (2000) 记录了 1 名双语研究对象 Timmy 在 3 个句法域中从粤语向英语的转移。这类以粤语为基础的结构也出现在第 2 名研究对象 Sophie 的语言习得中。这两名双语儿童有一个共同点：两个都是以粤语为优势语言。我们的分析显示双语和单语发展间质和量的差别，转移的渗透性表现在语法的三个方面，涉及粤语和英语间的核心对立：不移位的疑问句 (例 8 - 9)、零宾语 (例 10) 和前置式关系从句 (例 11 - 12)。这些结构在单语资料中找不到，或十分罕见。

### 英语中不移位的疑问词的例子：

- (8) Timmy: It is for *what*? (2;05)  
Daddy: What is it for?  
Timmy: What is it for *what*?  
Timmy: It is for *what*?  
Timmy: *What* is this for?  
(9) Sophie: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t's *where*. (2;05)

### 零宾语的例子：

- (10) Timmy: You get, I eat ... (father takes chocolates off shelf) (2;02;03)  
(11) Sophie: Don't break! (cautions the adult not to break a toy cup) (3;06;06)

### 前置式关系从句 (prenominal relative clause) 的例子：

- (12) Timmy: Where's the Santa Claus give me the gun? (2;07;05)  
(i.e. the gun Santa Claus gave me)  
(13) Sophie: Timmy take that one, I want.  
Daddy: Which one do you want?  
Sophie: She take that one. Timmy take that one. (3;03;12)  
(i.e. The one she took. The one Timmy took)

Matthews 和 Yip (2003) 进一步探讨了这些英语前置式关系从句的问题。

对这两名双语儿童而言，粤语的整体优越性强于英语，因而粤语对英语的影响也较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跨语言影响是单向的。有一个例子涉及动词 *give* (普通话：“给”；粤语：bei2 俾) 的双宾语结构语序，它很可能反映出英语对粤语的影响：

- (14) 俾佢朱古力啦  
Timmy: Bei2 keoi5 zyu1gullik1 laa1 (2;07;04)  
Give him chocolate.  
(15) 耶稣俾我钱呀  
Sophie: Je4sou1 bei2 ngo5 cin2 aa3 (2;05;02)  
Jesus gave me money.

(14 - 15) 句子里的 [V Indirect object (IO) Direct object (DO)] 语序有别于成人语序 [V DO IO]，本文的两名研究对象在很长时间内，甚至 6 岁以后，仍继续在粤语中使用这一语序。Chan (2002) 调查了粤语单语儿童使用相同的非成人语序的情况，发现尽管目标句型在成人对儿童的语言输入中频率很高，但儿童仍常把接受者 (recipient) 名词短语置于客体 (theme) 名词短语前。我们设想尽管目标语序 [V DO IO] 本质上较复杂，双语儿童长期使用非目标语序大概归因于英语的影响，后者的双宾语语序是 [V IO DO]。

---

其他粤语的非目标结构反映了英语的渗透，这影响已于 Yip 和 Matthews (2000) 的文章讨论过。讨论包括动词后的前置词短语 (postverbal prepositional phrase) (i) 及动词 - 助词 (verb+particle) 结构 (ii)：

- (i) 我生喺医院个度呀  
Ngo5 saang1-zo2 [pp hai 2 ji1jyun2 go2 dou6] aa3 (2;08;07)  
I borrr-PFV at hospital there PRT  
I was born in the hospital.

概括起来,英语对粤语的影响相对较细微,主要影响粤语中某些结构的频率和生成性(productivity),这些非成人语序通常是基于粤语中一些已有的结构。相反,粤语对英语的影响则非常显著(例如不移位的疑问句和前置式关系从句,这两者在英语单语儿童的发展中均没有先例)。然而,双向影响的可能性证明两个正在发展的语法间存在着音高度互动。

### 3.2 零宾语:转移和可学性

我们现在集中讨论双语儿童英语习得过程中的零宾语现象和由此引发的可学性问题。宾语省略与论元结构的习得关系密切。为了更透彻理解本节将要讨论的目标结构习得,我们首先阐述宾语省略在成人对儿童语言输入中的复杂性。

#### 3.2.1 成人和儿童英语中的宾语省略

将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动词的传统分类方法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宾语省略引发的问题。在成人英语中,哪些动词是强制性及物动词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某些动词 eat(吃)、read(读)、teach(教)既是及物动词,也是不及物动词。支配论元结构的制约取决于一系列涉及语义和话语特征的因素。某些动词如使役动词 kill(杀死)和 break(打破)在很多情况下是及物的,但也可不带宾语,如 Goldberg(2001)所示。这类使役动词经常需要一个次语类化(subcategorized)宾语,如例(16)和(17):

(16) \*The tiger killed.

(17) \*The boy broke.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动词可以省略宾语。例(18)摘自 Goldberg(2001:506):

- (18) a. The chef-in-training chopped and diced all afternoon.  
b. Tigers only kill at night.  
c. The singer always aimed to dazzle/please/disappoint/impress/charm.  
d. Pat gave and gave, but Chris just took and took.  
e. These revolutionary new brooms sweep cleaner than ever. (Aarts 1995:85)  
f. The sewing instructor always cut in straight lines.

(18a-f)中未表明的受事论元多为可预测、无定指和非特指的事物。除了非特指性和可预测性,Goldberg(2001)指出动词规定的动作在体态上是反复体。

(18a, d)涉及反复动作,而(18b, c, e, f)涉及的动作则是类属体,组配成无定点(atelic)或时间上无界定事件。如果句子指特定而非类属的事件,宾语省略则是不容许的,

---

对于成年人来说并不合乎语法的,因为前置词短语应该放在动词前面。

(ii) 摆佢低

Bai2 keoi5 dai1  
put her down  
Put her down.

(ii)的动词-助词结构,代名词在动词与助词之间。这是粤语成年人的语法所不容许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动词与语助词是可分开的(Matthews and Yip 1994:212)。这些例子有输入歧异的可能性,它或许可以解释次优势语言的转移。

本文并没有直接讨论双语研究对象的零主语发展,因为双语儿童的零主语发展涉及不同的问题。Huang(1999)发现研究对象 Timmy 的零主语发展,与单语儿童比较,在质量及数量方面都没有重要的区别。尽管双语儿童好像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学习放弃英语的零主语。



如例(19)和例(20)摘自 Fillmore(1986) :

(19) What happened to that carrot ?

I chopped \* (it) .

(20) What happened to that gazelle ?

The tiger killed \* (it) .

很多研究者调查了英语单语儿童关于宾语省略的问题,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 Rispoli (1992) 和 Ingham(1993)。前者研究了 40 名 1 至 3 岁的英语单语儿童历时言语记录中的动词 eat, 发现儿童平均在 2 至 3 岁产生对宾语省略和语境关系的敏感性, 平均话段长度 MLU 为 2.4: 在倾向显性宾语的语境中, 宾语省略率为 26%, 而在倾向非及物动词的语境中, 宾语省略率为 45%, 两者相差 19%。单语儿童在某个时期使用动词 eat 时也省略宾语, 如例(21) :

(21) (Parent has just opened a bag of popcorn)

Parent : Popcorn

Child : I eat (2;6)

Parent : You gonna save some for your dad ? (Rispoli 1992 :589 - 590)

在此例中, 儿童省略宾语看似不顺畅。根据上下文, 我们很自然想到 popcorn(爆米花)是话语主题的一部分, 在家长后面的回答中被再次提到, 而 some(一些)指上文提到的 popcorn。Rispoli 发现当宾语在语境中是定指时, 儿童也经常省略动词 eat 的宾语, 而在成人英语中, 此时宾语恰恰是不能省略的。

我们通常理解非及物动词 eat 的受事者为类属词, 如 food(食物)或无定指事物 a meal(一顿饭), 而不是特指事物, 如 sandwich(三明治)或 peas(豌豆), 如例(22) :

(22) A : Did you eat your peas ?

B : \* Yes I ate.

Fillmore(1986)指出符合英语句法的省略宾语应为“强制性不能指涉任何在语用环境中明显存在的事物”。动词 eat 的非及物形式因而在此处略显奇怪, 因为对话要求保留指涉 peas(豌豆)的定指对象(definite referent), 否则对话就失去了连贯性。B 的回答不适宜, 因为 A 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如果 I ate(我吃了)的意思是讲话者吃了某些食物, 它的意思就不可能是 Yes, I ate the peas.(是的, 我吃了豌豆)。但如我们的例子所示, 它出现在本文研究对象的英语中。

Haegeman(1987)提出非及物动词如 eat、read 和 teach 有以下的词汇表征性(lexical representation), 如例(23) :

(23) eat

[ + generic ]

在习得英语为目标语的过程中, 儿童必须掌握如例(23)中非及物动词 eat 的表征结构,

---

年约两岁的儿童的语言能力与成年人的语言能力相比, 仍在发展的阶段。以动词 eat 为例, 儿童不但要习得及物动词 eat 必须带宾语; 更要懂得在泛指即不是特指的情况下使用不及物动词 eat。在 Rispoli 的研究中, 就是年纪较大的儿童(约3岁)即使在语境中隐含的受事者是不定指的、泛指一切可吃之物, 儿童产生不及物动词 eat 的数量也仍然很少。

符号 代表隐含的受事论元(但未在句法上表现出来)。掌握了语义上特征[ +类属](generic)就能用于限制相关解释。此外, Fillmore(1986) 讨论的相关话语特征也需掌握。

Rispoli (1992) 指出话语语境中受事者的焦点地位是目标语言特征习得的关键: 当受事者成为焦点时, 如例(22), 对话需继续提及这一明确的受事者。

Ingham (1993) 讨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他探讨了成人英语和一名单语英语儿童 Naomi 语言发展中宾语省略的非强制性问题。他指出某些动词省略宾语是符合语法规则的:

(24) They ran away but we followed (them) .

(25) John aimed at the target and missed (it) . (Ingham 1993 :96)

Ingham 在单语儿童资料中找到了非强制性带宾语的动词, 如 kick(踢)、read(读)、touch(触摸)、bang(猛敲)、draw(画)、push(推)、see(看)、wash(洗)和 eat(吃)。不同于上文讨论过的类属性动词, 这些动词可省略指涉特定事物的宾语。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带 and 和 but 的并列结构组成宾语省略的另一种情况, 但它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Ingham(1993 :109) 证明 Naomi 在研究期间(1 ;08 - 1 ;11) 省略强制宾语的错误率很低: 4.8 % (12/ 251 个实例) 。关于零宾语, Huang (1999 :83) 调查了 Brown 语料库(1973) 中 Adam 的资料, 指出在 2 ;05 - 2 ;09 的年龄段中, 研究期间平均零宾语率为 3.5 %。

文档名称	年龄	零宾语数量	动词 - 补语结构数量	零宾语百分率
06	2 ;05 ;12	3	105	2.86 %
08	2 ;06 ;17	4	134	2.99 %
10	2 ;07 ;00	6	145	4.14 %
12	2 ;08 ;00	4	124	3.23 %
14	2 ;09 ;00	4	89	4.49 %
		总数 = 21	总数 = 597	

研究期间平均值 = 3.5 %

表 1 Adam 英语中零宾语频率 (Huang 1999 :83)

在 Adam 使用的零宾语动词中(表 2), 频率因动词而异, want(想要)为 3 %, find(找到)、push(推)和 stir(搅拌)为 9 %。

Naomi 的零宾语发展与零主语的语法发展十分不同, 总的来说, Naomi 英语里的宾语是不可省略及强制的。Ingham(1993 :111) 指出 Naomi 的零主语率及零宾语率的不对称是 1 :11, 零主语有 42 %, 而零宾语只有 4.8 %。

单语儿童语料库中, 在不同的标准下, 零宾语率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不对称(asymmetry) 广泛地被指出存在于早期的儿童英语, 一方面零主语普遍地出现, 而零宾语则相对地少(Wang, Lillo-Martin, Best and Levitt 1992; Hyams and Wexler 1993)。根据 Hyams 和 Wexler(1993 :426) 的研究, 在 Brown 的单语儿童语料库内, Adam(2 ;5 - 3 ;0) 及 Eve(1 ;6 - 2 ;1) 的平均零宾语率为 8 % - 9 %。这些数字包括非强制宾语的及物动词(例如 read, wash 和 eat), 因而高估了零宾语率。

动词	空宾语数量	单个动词出现总数	零宾语百分率
bite	1	15	6.7 %
find	1	11	9.1 %
need	1	15	6.7 %
push	2	21	9.5 %
put	7	97	7.2 %
stir	1	11	9.1 %
want	2	52	3.8 %

表 2 Adam 英语中零宾语频率 (Huang 1999:83) (语料库中出现 10 次或以上的动词)

我们下面转向双语儿童的英语资料。与单语英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英语中非目标零宾语的出现频率明显比较高：

(26) Daddy: Timmy, do you want the rest of this?

Timmy: I don't want. (2;07;07)

(27) Sophie: Don't break! (cautioning the adult not to break a toy cup) (3;06;06)

这些例子表明，特定宾语或出现在上下文中，如例(26)的 the rest of this，或隐含，如例(27)在语境中的 toy cup。

在需要宾语的语境中，如果儿童假设某些动词如 eat 可以省略宾语，可学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将在下文论证，与单语儿童相比，该问题在双语儿童中更具挑战性，正因为双语输入中其中一种语言对零宾语采取的限制更宽容。

### 3.2.2 比较单语和双语儿童的英语

虽然作为一种语言发展特征，零宾语也出现在单语英语儿童的语料中，单语和双语仍有质和量的差别。我们首先讨论两者量的不同，然后再考虑它们质的差异。

从量上讲，Huang (1999) 发现在 Timmy 头 8 个月的记录中(2;04 - 2;08)，零宾语出现率从 9.1 %到 28.6 %不等，变化幅度大于以前研究过的任何单语儿童。在后续阶段中(2;09 - 3;06)，比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5 %以上。同时，在 Timmy 同步习得的粤语中，零宾语率从 12.3 %到 35.3 %不等，整个时期都保持在 10 %以上，而后徘徊在 22.9 %到 35.8 %之间，直到观察结束(3;04 - 3;06)。在分别习得粤语(20 - 30 %，Wong 1998)和汉语(22.5 %，Wang *et al.* 1992)的单语儿童中也获得了类似的资料。比较 Timmy 两个语言中的零宾语率，可以看出在 2;04 至 2;08 这一阶段，比率十分接近。表 3 显示了 Timmy 和 Sophie 的语料中 5 个出现频率最高的零宾语动词。

动词	零宾语数量		单个动词出现总数		零宾语百分率	
	Timmy	Sophie	Timmy	Sophie	Timmy	Sophie
get	36	5	163	11	22 %	45 %

like	5	7	71	26	7 %	27 %
put	27	14	78	14	35 %	100 %
take	6	8	32	14	19 %	57 %
want	9	38	47	96	19 %	40 %

表 3 双语语料中的零宾语比率 (Timmy 2;04;14 - 3;06;25 共 32 个档案);  
Sophie 2;07;24 - 3;00;09 共 11 个档案)

在高频率的带宾语动词中,最显著的发现是在 Timmy 的语料中,动词 put(放/摆)在 2;04;14 至 3;06;25 阶段的零宾语率高达 35%(平均话段长度 MLU<sub>w</sub> 为 4.2);在 Sophie 的语料中,动词 put(放/摆)在 2;07;14 至 3;00;09 阶段的零宾语率则是 100%(平均话段长度 MLU<sub>w</sub> 为 2.2 - 2.7)。而其它动词如 get(拿)、like(喜欢)、take(拿)和 want(要)的零宾语率则因个别动词而异,从 7%到 57%不等。

动词 put(放)的零宾语例子如下:

(28) INV: Where shall we stick it? (2;05;05)

CHI: Put here.

该动词在 Timmy 的语料中共出现 78 次,其中 27 次无宾语(35%),而相应的比率在 Sophie 的语料中竟是 100%。动词 put(放)后跟地点状语的非目标结构类似粤语中的一个结构:

(29) 放 喺 呢 度

Fong3 (hai2) li1 dou6.

put at here

Put [it] here.

涉及 fong3(放)和予格动词如 bei2 俾(给)的零宾语结构经常出现在 Timmy 和 Sophie 的粤语中,构成向英语转移的基础。

质的方面,反映在以粤语语法为基础的英语动词,如下列例子中的 have(有):

(30) INV: Where's your schoolbag?

INV: Any books in it?

CHI: Still have. (Timmy 2;07;28)

(31) CHI: There have shark. (Timmy 2;10;28)

除了零主语和零宾语,我们还注意到 have(有)被用来表示“存在”,这种用法来自成人粤语中的动词 jau5(有),如例(32):

(32) 仲 有

Zung6 jau5.

Still have

There are still some (there).

在 Timmy 的英语中,have 表示“存在”的频率很高,这一用法反映了粤语动词 jau5(有)的影响,如下列语码转换的语段中,表达“存在”含义的粤语句型与英语句型平行对应:

(33) (arriving home with Grandmother carrying soup)

有汤饮呀

CHI: Jau5 tong1 jam2 aa3. Have soup. (Timmy 2;05;08)

have soup drink PRT

There's soup to drink.

我们的资料还来自日记，包括同义粤语结构后的英语零宾语结构例(34)和语码转换话段中的零宾语例(35)：

(34) (seeing father replacing batteries)

Jiu3 maai5 aa3. Have to buy. Have to buy battery at Mannings. (Timmy 2;10;22)

need buy PRT

We have to buy some.

(35) Ngo5 jiu3 close ... I cannot close. (trying to close door) (Timmy 2;02;22)

I want close

I want to close it.

这些例子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对 Timmy 而言，英语结构和粤语结构是平行的。

另一个有关质的论点基于对零宾语的句法分析及它与零话题(null topic)的关系。我们的分析涉及宾语主题化(topicalisation)与零宾语出现的关系。例(36)反映了宾语主题化如何为零宾语的出现铺路：

(36) Schoolbag put here, put at the door. (Timmy 2;07;12)

动词 put(放)首次出现时没有宾语在动词之后，因为它的宾语 schoolbag(书包)已经主题化了；它第二次出现时，省略的宾语指同样的主题。这是 Huang (1984)对汉语零宾语进行理论分析的精髓，已广泛用于习得研究(Yip 1995:81; Yuan 1997: 473)。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主题隐含的情况：

(37) You bought this for me. Last time you bought. I know you bought. (Timmy 2;07;11)

这里，this(这)是 bought(买)的宾语，它在随后的话语中变成了零话题，因而后面的两个句子中出现了零宾语：

(38) You bought [this]<sub>i</sub> for me. [TOPIC]<sub>i</sub> last time you bought x<sub>i</sub>.

[TOPIC]<sub>i</sub> I know you bought x<sub>i</sub>.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掌握了我们研究的儿童双语习得中的零宾语现象，因此也支持了句法转移的观点。

我们已经说明了句法结构和形式方面的转移内容。下面将讨论转移为何发生在这特定的语法领域。

### 3.2.3 输入歧义在转移中的角色

双语发展的近期研究表明：B 语言输入歧义导致了 A 语言向 B 语言转移(Müller 1998; Müller and Hulk 2001)。Müller (1998:153)假设“当两种不同的语法分析表面语符列(surface string)与同样的表层结构相符时”，就可能发生转移。当某一语法领域出现输入歧义，这语言就成为转移的主要目标。因此就 B 语言的目标语法而言，输入就发生了歧义。当输入的表面

语符列与 A 语言和 B 语言的语法相符时,便可能发生转移。假设 A 语言的相关语法原则和表现形式均符合两种语言,儿童虽然可以处理歧义语料,但也会生成以 A 语言语法为基础的 B 语言的非目标结构。

在我们的例子中,英语输入包括不带宾语的选择性及物动词如 eat, 见例(39):

(39) Let's eat.

输入中的此类句子至少符合两种分析:

(a) 目标分析,其中省略的宾语在句中不出现,但语义上属类属词:

(40) eat  
[ + generic ]

(b) 以粤语为基础的分析,其中省略的宾语在句中出现,与话题是互相共指的,因此属特指:

(41) [ TOPIC]<sub>i</sub> eat x<sub>i</sub>  
[ + specific ]

有充分证据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强烈倾向于采用以粤语为基础的分析(b)。例如,在下面的(44)例中,非歧义动词 get(拿到)伴随歧义动词 eat(吃),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分析(a)就不适宜了。另外,上下文提供了省略宾语意指的特定话题:

(42) You get, I eat ... (father takes chocolates off shelf) (Timmy 2;02;03)

基于粤语的分析如下例(43)所示:

(43) [ TOPIC<sup>0</sup>]<sub>i</sub> You get [ x ]<sub>i</sub>, I eat [ x ]<sub>i</sub>  
(chocolates)

这是一个话题链(topic chain)的例子(Shi 1989, 2000),多个零宾语共指一个话题。下面的例子来自 Sophie,零宾语(一个毒苹果)实际上在前后话语中都提到:

(44) INV: We don't want to eat apple, right?  
INV: Right?  
CHI: Me want to eat.  
INV: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CHI: Apple. (Sophie 3;00;02)

在双语儿童接触的双语输入中,与宾语省略相关的歧义输入只在英语中出现:英语输入有歧义,如动词 eat(吃)有时为及物动词,有时为非及物动词;而粤语输入具备非强制性,只要隐含或空话题容许,所有及物动词带或不带宾语都可以。如果双语儿童认为英语及物动词与粤语动词用法类似,并建构粤语式的零宾语结构,如例(41),可学性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

这里是假设儿童已经习得 A 语言的有关语法范畴,实际上要看儿童的优势语言的发展;转移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的。

输入歧义解释了为何转移出现在这个语法领域。它也说明为什么以粤语为基础的分析是不可避免的：儿童每次听到非及物动词 eat (吃) 便可能会采取零主题分析。什么证据能使儿童放弃这种分析？理论上讲，当出现不适宜的话语主题时，儿童的分析就会“解体”，即找不到零宾语指涉的事物。缺乏语境提供的零话题，零宾语就不符合语法，句子也会令人费解。考虑下列假设的情形：

(45) Child: (I'm) hungry!  
Father: Okay, let's eat.

如果周围没有食物，父亲用不带宾语的动词 eat (吃)，就可能与儿童的零主题分析产生矛盾。然而问题是这种经历是否能够促使儿童重新调整语法。

#### 3.2.4 非目标结构的消失

完全摆脱以粤语为基础的分析并非易事。当其他与转移相关的结构问题，如不移位的疑问句或前置式的关系从句，都在 3 至 4 岁期间被逐步解决后 (Yip and Matthews 2000:207)，零宾语问题却挥之不去，很长时间内仍继续存在于这两个儿童的英语语法内。这种现象在本文研究对象 6 岁时依然出现。双语输入歧义和粤语对英语的继续优势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习得困难。

认为单语儿童保守学习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为了限制宾语省略的可学性，Roeper (1981:140) 提出了下述原则：

(46) 所有子语类 (subcategorization) 都是必须的，除非有证据表明它们是非强制性的。

虽然单语英语儿童并非 Roeper 设想得那样保守，但他们的宾语省略率远远低于本文研究的双语儿童。要是语言输入中的动词只用做及物动词时，单语儿童往往能避免省略宾语 (Roeper 1981; Ingham 1993)。就单语英语儿童整体而言，零宾语在他们的语法中是不容许的，它的出现可归结为语言运用行为的限制 (performance limitations) (Hyams 1986)，这样宾语强制性的零假说就得以维持。相比之下，零宾语在双语儿童的语料中出现频繁，与单语语料比较，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很明显，双语儿童逾越了被证实的英语输入，在违反成人语法的情况下使用了零宾语。要是 Roeper 提出的原则 (46) 同样适用于双语儿童，那么，为什么强制性的宾语在英语的省略频率那么高？这种现象可以从双语儿童的优势语言 (粤语) 所发挥的转移作用中得到解释：转移的作用盖过了强制性宾语的原则。

####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三个问题：

(1) 双语习得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认识状态，尽管双语习得和儿童第二语言习得可能拥有共同的特点和结果，从认识状态的角度出发，它们是有区别的。

(2) 语言区分和双语儿童语法发展中的跨语言互动，两名双语研究对象习得英语的过程证明了三个语法领域中以粤语为基础的句法转移，包括不移位的疑问句、零宾语和前置式的

---

Rispoli (1992:584) 也提出类似的例子，他把 eat 注释为 satisfy hunger。

关系从句。英语对粤语的影响体现在语序中，如动词 bei2 “俾”(给)的双宾语语序。

(3) 粤英双语儿童的零宾语现象和从粤语转移引发的可学性问题，由于受到从粤语转移的影响，与英语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的零宾语现象发生频率较高，持续时间较长。

我们的双语研究对象的英语明显不同于单语对象的英语。来自粤语的跨语言影响使双语儿童的英语语法容许零宾语出现。与不移动的疑问句不同，零宾语的消失需要更长时间。如日记记录所示，虽然其频率逐渐降低，但仍可延续至 6 岁。习得困难的另一原因是英语动词歧义，哪些是强制及物动词，哪些不是。这种情况再次证明双语儿童采取与单语儿童不同的途径习得目标语法。在以汉语为母语的成年人学英语的例子中，我们也注意到零宾语比零主语更不易被察觉和“学习放弃”(unlearn, Yip 1995; Yuan 1997)。然而，双语儿童比成人第二语言习得者有更大的机会掌握目标语法，因为后者的语法容易趋向僵化(fossilized)，零宾语更难以去除。但双语习得者究竟何时、怎样及在何种程度上克服这一困难，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Aarts, B. 1995.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English. In B. Aarts and C. F. Meyer, eds., *The Verb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Theory and Descri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uer, R. and P. Benedict. 1997. *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osch, L. and N. Sebastiar Gall . 2001. Early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in bilingual infants. In J. Cenoz and F. Genesee, eds., *Trends in Bilingual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71 - 93.
- Brown, R. 1973.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A. W-S. 2002.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early developmental Cantonese: The role of adult input.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Symposium on Research in Child Language Disorders (SRC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Study of Child Language (IASC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 De Houwer, A. 1990. *The Acquisition of Two Languages from Birth: A Cas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P. Fletcher and B. MacWhinney, eds., *The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219 - 50.
- Deuchar, M. and S. Quay. 2000. *Bilingual Acquisitio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a Case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pke, S. 1992. *One Parent, One Language: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 1997. Is the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of two languages in early childhood equal to acquiring each of two languages individually? In V. Clark, ed.,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Annual Child Language Research Forum*. Stanford Linguistic Forum.
- Fillmore, C.J. 1986. Pragmatically controlled zero anaphor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95 - 107.
- Foster-Cohen, S.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London: Longman.
- Gawlitzeck-Maiwald, I. and Tracy, R. 1996. Bilingual bootstrapping. *Linguistics* 34:901 - 26.
- Genesee, F. 1989.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One language or two?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6, 161 - 79.
- Genesee, F., E. Nicoladis and J. Paradis. 1995.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2:611 - 31.



- Goldberg, A. 2001. Patient arguments of causative verbs can be omitted: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argument distribution. *Language Sciences* 23,4/5:503 - 24.
- Haegeman, L. 1987.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herent objects in English.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7:223 - 48.
- Hoffman, C.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London: Longman.
- Huang, C-T. J.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531 - 74.
- Huang, P-Y.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null arguments in a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ulk, A. and E. van der Linden. 1996. Language mixing in a French-Dutch bilingual child. In *EUROSLA 6: A Selection of Papers*.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89 - 101.
- Hyams, N. 1986.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Parameters*. Dordrecht: Reidel.
- Hyams, N. and K. Wexler. 1993. On the grammatical basis of null subjects in child language. *Linguistic Inquiry* 24:421 - 59.
- Ingham, R. 1993. Input and learnability: Direct-object omissibility in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3/2:95 - 120.
- Lanza, E. 1997. *Language Mixing in Infant Bilingual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 Leopold, W. 1939, 1947, 1949a, 1949b. *Speech Development of a Bilingual Child: A Linguist's Record*. Vols. 1 - 4.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S. and V.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 2003. Relative clauses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Transfer and universals. In A. Giacalone, ed.,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9 - 81.
- McLaughlin, B. 1978.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ldhoo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Meisel, J. 2001. The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of two first languages: Early differentiation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grammars. In J. Cenoz and F. Genesee, eds., *Trends in Bilingual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 - 41.
- Müller, N. 1998. Transfer in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3: 151 - 71.
- Müller, N. and A. Hulk. 2001.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Italian and French as recipient language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4/1:1 - 21.
- Paradis, J. and F. Genesee. 1996. Syntactic acquisition in bilingual children: Autonomous or interdepend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1 - 25.
- Peng, L. L.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wh-questions in a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MPhil.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 Basic Books.
- Poulin-Dubois, D. and N. Goodz. 2001.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in bilingual infants: Evidence from babbling. In J. Cenoz and F. Genesee, eds., *Trends in Bilingual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95 - 106.
- Rispoli, M. 1992. Discours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ea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581 - 95.
- Roeper, T. 1981. On the deductive model and the acquisition of productive morphology. In C. Baker and J. MacCarthy, eds., *The Logical Problem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onjat, J. 1913. *Le Développement du Langage Observé chez un Enfant Bilingue*. Paris: Champion.
- Saunders, G. 1988. *Bilingual Children: From Birth to Teen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Schwartz, B. 1986.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120 - 59.
- Shi, D. 1989. Topic chain as a syntactic categ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7:223 - 62.
- . 2000. Topic and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76,2:383 - 408.
- Thomason, S.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Volterra, V. and T. Taechner. 1978. The acquisition of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y bilingual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5:311 - 26.
- Wang, Q, D. Lillo-Martin, C. Best, and A. Levitt. 1992. Null subject versus null object: Some evidence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2:221 - 54.
- Wong, C. S-P. 1998. *The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 noun phras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 Yip, V. 1995. *Interlanguage and Learnability: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 To appear. Early bilingual acquisi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P. Li, L-H. Tan, E. Bates, and O. Tseng, eds., *Handbook of East Asian Psycholinguistic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ip, V. and S. Matthews. 2000. Syntactic transfer in a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3,3:193 - 208.
- . In Preparation. *The Bilingual Child: Language Contact and Early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an, B. 1997. Asymmetry of null subjects and null objects in Chinese speakers' L2 English.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467 - 97.

作者通讯地址: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现代语言及文化系  
E-mail: vyip @humanum. arts. cuhk. edu. hk

## Abstracts of Articles

### **Yip, Virginia, Early syntactic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major issues in bilingual children's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antonese-English language pair. Questions addressed in research on early bilingual acquisi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cluding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 in each acquisition context, evidence for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and cross-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the child's developing grammars. Recent studies have overwhelmingly rejected the unitary system hypothesis that the bilingual child begins with an undifferentiated system in favour of earl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two linguistic systems in the mind of the bilingual child. Given two fu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s in contact in the mind of the bilingual individual, however, there are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s demonstrated in our case study. The creation of a longitudinal database *The Hong Kong Bilingual Child Language Corpus* allows u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children simultaneously exposed to Cantonese and English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We discuss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s involving null objects and the learnability issues given rise by transfer: Why are null objects more frequent and produced over a more protracted period than in their monolingual counterparts? Input ambiguity in the sense of Müller (1998) suggests a mechanism to explain how such interaction takes place between separate systems in bilingual development.

### **Ma, Qiuyu, Mandarin diphthongal rime structure: An OT account**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previous analyses of Mandarin diphthongal rimes. It then re-examines the phonotactics of Mandarin diphthongal rimes in terms of harmony constraints. The partial ranking for Mandarin rime structure is presented.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phonotactics of Mandarin rimes enhance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som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analytic principles of OT.

### **Si, Fuzhen, Head theory and DeP in Chinese**

The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De*-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head theory,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nominalization and so on. It is argued that *De* in Chinese is a functional head, the feature of which facilitates the projection of *De* to *DeP*.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is no nominalization phenomenon in "N *De* V" structure, though the categorial feature of the whole phrase is [+N]. The reason for it is that *De* is a syntactic head, which takes the feature [+N].